深挖幕后，关于西方制度困境思考

[这就是中国](javascript:void(0);)

**这就是中国**

微信号 mhshHome

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00东方卫视播出

2021-05-01[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5ODk3NA==&mid=2651171410&idx=3&sn=301c87ca2dbb931ebc050aac6b5e788c&chksm=8bb07ea3bcc7f7b55897129947a1900cf372a766850e39c37f407be515b3a628f44860740fc3&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24)

收录于话题

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主持人｜何婕

嘉宾

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范勇鹏｜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马泽晨｜春秋研究院 研究员

叶青林｜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骆   珺｜新华社编辑

主持人何婕：英国脱欧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鲜活的生动的案例，大家可以把它当成一只待解剖的麻雀，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观察它，可以得出很多观察的结果。范老师想先问问您，对于英国脱这么一件事儿，您最想表达的观点是什么？

范勇鹏：**张维为老师提出第一条是“理性人”**（西方制度的困境之一，就是“理性人“假设，即认为人可以通过自己理性的思考，做出理性的选择，投资庄严的一票）。其实这个人即便是理性的，就是我退一步，即便人是完全理性的，我在我理性最高的状态，我做我儿子的小学奥数题我也做不出来的。所以这里边有个什么问题？有个能力问题。**政治生活显然是需要能力的。即使你是一个理性的选民，你究竟有没有能力来知道什么东西是对你有利的，很成问题。**

**那么再退一步，即使你能够掌握，还有一个概念叫文化领导权。**最早是苏联早期的一个理论家叫（普列）·汉诺夫，后来意大利共产党葛兰西都讲过这个问题。即使你是理性的，但是你处在一种文化霸权之下，你有时候未必能认识到你真正的利益在哪儿。

**那么再退一步，这种新的技术也会给这种理性人假设带来很大的问题。**在2016年美国大选里边就冒出一个问题，特朗普就用了一个公司叫剑桥数据分析公司。这个公司干嘛呢？它通过社交软件里面的大数据分析，然后定点地去投放竞选广告。

**理性人假设有个前提，就是说你要选的这个东西是客观的。这个杯子放在这儿，我来选它，我决定买不买。但是这种新技术的产生，导致这个杯子本身已经不客观了，你看到的只是它想让你看到的那个样子。**所以这时候选民你还能够做出理性的选择吗？所以像这种新技术的出现，我非常悲观的预见，有可能会带来这种选举民主的一个终极的失败。这是将来不光是西方，中国也要面临这种问题，怎么去解决这种新的科技、大数据、新的这种人工智能带来的这些挑战。

**第二点，张老师讲到这个权利，绝对的权利（西方制度的困境之二）。其实西方历史上也不是那么讲权利的，就是从六七十年代之后有个概念叫赋权运动，随着进步主义，随着平权运动，权利变成了一种霸权话语。**所以你看在西方所有的问题都变成权利问题了，吸毒的我也要讲权利，吸大麻我也要，都是权利，动物有权利，连空气都有权利，植物都有权利。**这种权利话语的泛滥，它其实一定程度上所有的进步它都是两面的。它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进步，但是带来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社会所有的人都在讲自己个体和群体的这种利益，那么整个社会的共同体的利益不见了，被解构掉了。**

**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看西方的这种所谓叫政治多元主义。**他讲得非常理想，说我这个政治制度是开放的，所有人可以来进行这种公开的博弈，平等的博弈。但是你想想消费者集团你怎么能博弈得过资本集团、生产商集团，对吧？要求，禁枪的那些群体你怎么能博弈得过美国步枪协会？本身它就不平等的。

**张老师讲的第三点是程序万能，程序至上（西方制度的困境之三）。政治是一个什么问题？政治涉及到人的生命、权利和利益的分配，这些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其实往往是程序解决不了的。**如果你真的是假想完全按照一个程序，程序至上来进行政治生活，那么就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说能够更好地应用和操纵这个程序的人，他是不是就得到了一种特殊的权利？那么普通的老百姓，包括我在内，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我们没有能力来充分地应用这个程序，我们是不是就变成受害者了？著名的世纪审判辛普森案，对吧？所有人都认为他可能是有罪的，但是因为这个程序最后就不了了之。

**我们要从西方的政治危机里边能够吸取它的教训，来完善我们自己的制度。我们要建的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法治强调什么？强调在程序的法的基础上，我们要强调结果的正义，我们不能脱离结果，只谈这个程序的正义。**

主持人何婕：是，就像举例的时候也说这么重要的一个事件，他不能说我投投看，这个投票的结果完全你没有办法预料会怎样。所以我们接下来关于这个话题，我想我们的现场的很多朋友应该都有自己的疑问，我们就进入对话环节好不好？欢迎。

**如何理解国家利益**

**与民意的关系**

观众：国家的一个利益和人民的意愿，如何用更好的一种形式和方法把它相结合，让大家都能够各得其所。

张维为：中国这个制度下边，首先我们有个总的指导方针， 宏观的指导上，一个是以人民为中心这个理念，一个是共产党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手机支付是先进的生产力，这两个就确定了大致是要达成一个共识，最后证明它是能够达成共识的。所以我觉得一个理想的制度是应该能够充分照顾到方方面面，各种人群的利益。我们的制度设计要考虑到不光是老年人、年轻人，还有各个地区的人，甚至还有未来要出生的人，未来人的利益等等。**我们现在一个是协商民主，一个是民主集中制。协商民主是你可以把各种各样意见全部都集中起来，民主集中制我通过协商民主我还要把它提高。**

范永鹏：**其实我一向认为真正的民主和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是没有矛盾的。这个矛盾从哪来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一个概念的误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西方的观念它给我们传播了这样一种观点就认为自由民主或者说代议制这种民主才是民主。那么我们有一部分人接受了这种观念，就会发现这种民主有时候会和自己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会发生冲突。

张维为：**我想是这样的，至少西方民主制度，我们分析英国脱欧为案例，它有个什么问题？中国人是很难接受的。一个简单多数，然后赢者通吃。就以这个为例，一个是52%，一个48%，52就赢了，48就输了，48%我就不管了，对不对？**在中国文化中那是要打内战的，英国脱欧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老年人赞成投脱欧的多，年轻人反对的多。但年轻人没去投票大意了，结果就一个程序问题，导致这个，你要再做一次，可能就不是这个结果了，但没有办法。

骆珺：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英国有一个党派，范老师肯定知道叫英国独立党UKIP，这个党的最高纲领最终目标就是实现英国从欧盟脱离，结果没想到两三年、三五年就已经实现了。所以说就可见整个英国上下也好，它的民间和政界其实对于公投决定脱欧这个事情都是没有任何准备的，非常的突然。英国独立党大概2012年的时候，在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挖到了保守党和工党的非常多的席位，这就引起了保守党的警惕，所以当时卡梅伦才会为了争取支持英国独立党的这些选民，不断地去迎合这种民意这种民粹，所以才逐渐地造成了现在这种情况。

范勇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谈到民主，它的运作方式格外的侧重一个方面，就是它对民意的反应。就是人民在当下表达出来的意愿。但是很早我们的古人孟子就讲过一个区分，民意和民心它是不一样的。什么是民心呢？那就是说可能长久来看更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根本意愿，那么一个政治的制度或者一个政治的领导集团，究竟你是要服务于更长久的这样一种根本利益，还是说仅仅去迎合短期的这种暂时的民意，那么这里边就是一个根本的区别。所以我相信真正的民主它是符合人民的根本的利益的。

**如何理解西方民主**

**与中国民主的区别**

主持人何婕：我们继续来提问。好，这位朋友，请。

观众：主持人好，教授好。我想提的问题就是刚才张老师提过说，英国脱欧派以3.8%的微弱优势取胜了，但是公投结果出来以后，其实很多脱欧派却反悔了，所以想说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欧美的所谓民主和咱们中国的民主最大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主持人何婕：请坐。

张维为：首先这个现象现在很普遍，英文中一个说法叫选完就遗憾。很普遍，最新的案例就是乌克兰，对不对？选出一个喜剧演员当总统。结果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运动了，在开始做要他下台。

一个金钱的卷入，一个新社交媒体的卷入，实际上忽悠老百姓变得非常的，但忽悠成功之后，很多老百姓发觉这个要出大问题，然后又开始后悔，但这个情况不停地出现，隔了四年他又可以忽悠。陈水扁2004年选举的时候，我记得是一颗子弹，对不对？然后是0.2%的微弱多数赢，泛蓝的简直是气得晕过去了。多少台湾人现在说怀念没有蓝绿的时代，对不对？真是这么回事。中国应该说我们的民主实践中是注意到这个问题，就要避免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重点确实放在我讲的一个是协商民主，一个是民主集中制最终能够形成比较有效的决策，形成共识做事情。

那么协商民主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我讲的，一个是中国的文化传承，中国人比较相信有事好商量。另外就我讲的文明型国家，人的基数太大了，你10%的人不同意，那就是1.4个亿，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尽量广泛地民主磋商，否则是容易出问题的。当然我们还在探索，每个国家都要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这种民主制度的形式。

范勇鹏：我用一句话来回应中国民主和西方式的民主最大一个区别可能就在于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人民，因为即使按照西方的民主理论，它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明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是一个人民的画像，以什么方式它能够映射到政治制度里面？那么按照中国的这种方式，包括张老师刚才讲的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我们共产党的组织这种方式，包括我们的人大，包括我们的协商民主很多方式，最后是能够把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各个界别的人民的这种利益能够体现在这样一个画像里面。但是如果大家想一想这种选举制度，因为我是研究过很长时间的选举制度，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首先是地方性的，是以选区为基础的。那么从一个选区里选出的人，他把地方性的利益给带进到一个统一性的政治制度里面，一个政治过程里面，那么最后他的这个政策的结果就是一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的结果。那么我们要承认，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有时候确实能够得出一些比较好的结果，但有时候它会带来政策的碎片化，无法代表这个国家整体人民的利益。

张维为：我们上次举过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加州为什么建不成高铁，对不对？80年代就是通过公投说我们要建高铁，但是每个县的利益，他代表自己县的利益，说在我这里要建议一个站要停一下，那就建不成了，很简单的例子。什么是整体利益？找不到了。

主持人何婕：在这种民主制度里头，个体怎么去做选择。刚才张老师您也说了，在某些假设里面说人都是理性的，但事实上它并不是那样，那张老师能不能再根据我们这位朋友的提问深入地做点阐述？

张维为：所谓个体的选择，他的一个假设就是个人通过自己思考能够做出理性的决定。但你发觉个人实际上是千差万别的。最后你发觉形成一个总的大的问题在西方就是不理性。首先他个人的价值偏好，一般多数情况下他都认为比方说高福利，少工作，多拿钱是好的，对不对？那么政客只要讲这个他一般就选，所以这个带来很大的问题。还有人的长相也很重要的，马英九当时得这么高的票，就因为长得漂亮，跟这绝对有关系，女性很多的票投他去了，对不对？

主持人何婕：而且这个支票可能一次要开的比一次大，要不然大家会说上一届选的时候人家可是开了200呢？你这得250。好，我开个玩笑，那我们继续来提问好不好？现场的哪位朋友来欢迎，传递一下话筒，谢谢。

观众：张老师、范老师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关于我们平时经常说到政治正确的问题，政治正确其实现在在欧美非常的流行，所以我非常想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政治正确对我们社会造成的问题？

主持人何婕：好，请坐。我们先请两位嘉宾回答第一个问题。

刚才这位先生问，中国怎么能避免将来出现政治正确积重难返的这种情况？其实很简单，我们真正是去致力于解决人民，解决劳动者面临的困境，我们为了追求中国人民的这种根本的长远的利益，那么这种政治正确它就不会变成一个恶性的发展。

张维为：不要只以政治正确就讲究用实事求是，来克敌制胜，用这个原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一家之言，最近我们做调研就是党建，他们也反映问题，就是举报必查，好多匿名信来了我一定要查。然后你知道搞改革开放很多人是要冒风险的，要触及既得利益的，他这个成本太低了，我写个匿名信，然后你去查一查以后，最后什么都没有。但匿名信的人什么事都没有，我觉得要有个机制就是一定要取这种平衡在制度设计上。我就老说有好的制度，一定是能够让坏人不能做坏事情，让好人能够做好事做大事。

那么西方确实政治正确，走火入魔。你比方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法国萨科齐主持内阁，他性别要绝对平等，完全地要15个男性部长，15个女性部长。这种走火入魔实际上是不符合中国人讲的实事求是原则。

马泽晨：不管是从萨科齐到奥朗德，再到现在的马克龙政府，实际内阁中的男女数量没平过，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猫[00:53:53]她还一直是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女性，这也是他们一直值得拿出来吹的地方，就是说你看我们女性领导人也是可以的，但实际上这个不关乎于性别，关键看你在你这个位置上能不能达到你本来的目的，你能不能把你的领导力发挥出来，这个才是最关键的。有时候政治正确会让人把这个事情看得比较的狭隘。

范勇鹏：说起政治正确其实有两个层面，一个广义来讲，政治正确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其实也是有正常的原因的，就是社会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那么大家相互之间这种尊重有一定的禁忌，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狭义的政治正确一个特定的概念，我们要看它是怎么产生的。这个政治正确它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概念，它背后反映的是什么呢？是身份政治。什么是身份政治？比如性别，比如同性恋，比如说残疾人或者老年人。

一直到大概2016年大选之前，很少能听到关于比如说劳动者的权利、工人的权利。所以你就发现它这个过程实际是用身份政治来排斥真正的劳动者的权利的一个过程。

主持人何婕：如果一旦出现对政治正确的这种滥用，或者说过度的使用，大家一定要记住实事求是，这个是我们破解它的法宝。接下来我们继续提问好不好？

观众：张教授您好，英国脱欧主要是那些选民没有意识，相当于就是不专业的人干了一些不专业的事情。我觉得应该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为我们不专业的人提供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您同意吗？

主持人何婕：谢谢这位观众的提问，既是提问也是一种观点的表达，谢谢。

张维为：你这个观点我觉得讲得非常好，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讲过，实际上也是柏拉图的观点，对吧？你如果生病了，你找大夫经过专业训练的大夫，还是广场上随便找个人给你看病？一定是找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的。

主持人何婕：而不是什么投票选一个。

张维为：大夫来给你看病。那么政治是一个关系到这么多人生活质量的一个大的事情，它是很重要的专业。就你说专业的人来做，英文叫[01:01:22]就是你要有资质的。我们老说到一定级别，政治局常委什么的，你一定要治理过将近1亿人在中国这样的情况，你才有这样的这种可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就是说你有大量的治国理政经验，大家比较放心，这符合中国整个的文化传统。

范勇鹏：其实在西方政治学里边确实有这样一个流派，就跟你的观点很接近的，就是说你造一个手表需要工匠，为什么统治国家这么复杂的事情，一个外行就能来做。实际上在二战之后的西方政治学兴起之前，过去即使在西方文明内部，它也是讲究治国要有资质的，也要讲究治国术的。那么这方面但是只不过是它做的没有那么好，特别是进入大众选举这个时代之后，它其实很大程度上是选不出合格的领导人来，那么中国这方面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传统。秦汉大一统之后，我需要用一种客观的一个制度形式来完成统治阶层人才的选拔，那么就逐渐的产生了这种从举荐到科举的这么一个过程。但实际上你发现科举也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所以后来从宋代之后，我们知识分子一直在思考，科举做不到的事情需要用学校，需要教育。你不能说你国家不来教，然后只去考。所以考试和教育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那么到了现代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这套制度，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制度、干部制度，那么通过培训，通过全选，各种各样的制度手段，包括酝酿，包括几上几下的这种民意考核，德能勤绩廉的考察，最后来选出一个合格的治理国家的人才，这是非常难得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制度。

张维为：前面范老师提到一点，西方过去我们把这个叫精英政治，西方相当长时间也是精英政治。法国有个很有名学校叫安娜（ENA）政府行政学院他的高级官员都是那个学校毕业的，现在也是被人家批评说你们导致了法国现在治理得不好，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确实我觉得最主要问题，一个是金钱的卷入，一个是新社交媒体的卷入。金钱卷入意味着，你只要做过广告你就知道了，我砸多少钱，什么样的效果是可以预期的，对不对？我比你多一倍，这广告效果就不一样，它忽悠的人就更多，对不对？然后社交媒体也是，新社交媒体出来之后，你怎么办？对吧？一个有影响的，像喜剧演员，他粉丝不知比一般的老百姓多多少，所以他的影响力当然就大。所以就越来越难以产生高质量的人。所以我跟西方学者也讨论过的，同样的问题，他们也觉得现在是越来越难。现在多少年你看不到政治家了，全是政客。

主持人何婕：所以也看上去没有解决之道吗？

张维为：它改革，要政治改革。现在是我们跟西方讲，你们要政治改革，经常这样说。他们会发出会心的笑声。

主持人何婕：说明他们有一部分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张维为：我觉得我们《这就是中国》，我自己觉得一个重要的目标，也就是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世界，用中国的话语来描述事情，不能老是西方在讲中国，我们要讲讲他们，点出他们的不智之处，点出他们的问题所在，来开出个药方。而且我特别相信在国际比较中能够把中国事情看得更清楚。

主持人何婕：确实是这样，我们今天就英国脱欧这样一个议题来进行讨论，两位嘉宾都给出了他们的观点，我相信对大家都很有启发。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讲中国故事，讲我们的故事**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

**每周一晚22：00**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